

凤血记

中

我的杀，是为了你的不杀。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SHU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冰蓝纱◎著

Forever
Jiangsu

冰蓝纱◎著

凤血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南楚宫变

第二十章



在当天傍晚，殷凌澜一行终于到了南山行宫。

卫云兮跟着殷凌澜步入行宫。所过之处，宫人如风吹草木折，纷纷跪下恭迎。

卫云兮跟着他匆匆而入，在重重帷帐之后见到了慕容拔。

偌大的龙床上，慕容拔沉沉睡着，若不是胸膛微微起伏，几乎令人以为他不过是一具毫无知觉的尸体。不过是一个多月，他便如此苍老干瘦。卫云兮偷偷打量着他，心底阴郁的恨意在翻涌。苍天不仁，怎么能让他在龙床上病死老死？！

殷凌澜面色如常，跪下道：“儿臣参见义父。听闻义父病重，不知义父现在觉得如何了？”

慕容拔缓缓睁开眼，看着跪在龙床边的殷凌澜，声音沙哑，“你……怎么这么晚才来？义父还以为等不到你了。”

殷凌澜见他要挣扎着起身，连忙上前扶起他。

慕容拔看到他包扎的手掌，声音一沉，“谁伤了你？”

殷凌澜看着他浑浊的老眼，慢慢道：“义父，有人阻止儿臣前来护驾。”

慕容拔看着他，长叹一声，“是她吗？”

殷凌澜缓缓摇头，“儿臣不知，但是京中有人传言，皇后如今动作频频，蜀地有变。”

慕容拔靠在龙床上，半晌，呵呵一笑，“云儿死了，她一定是不甘心的。

朕……太了解她了。”

他从怀中掏出一个金令符，递给殷凌澜，“这是三万禁军令符……你给修儿，让他守住京畿。”

卫云兮心头一跳，不由抬头看向慕容拔。

殷凌澜接过令符，面色沉稳道：“义父，你已经下了决心了吗？”

慕容拔想要说话，却不由咳嗽起来。他胸腔中赫赫作响犹如拉风箱，那样子分明就是油尽灯枯。殷凌澜伸手抵上他的后背，以内力为他顺气。

好半天，慕容拔才缓过气来。他从怀中掏出一个金瓶，递给殷凌澜，“这是这两个月的分量。你……你收好。”

殷凌澜心中涌起一股厌恶。如今他都快要死了，却依然还是不肯给他真正的解药。

“是。多谢义父。”他把金瓶缓缓收在怀中。

慕容拔握着他的手，吃力地说：“朕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但是凌澜，你……你一定要把诏书带出去……”

“义父要传诏书吗？”殷凌澜问道。

“是。”慕容拔疲倦地闭上眼，“朕要传诏书。不能再等了……”他缓缓躺回床上。

殷凌澜看着他沉入睡梦中，这才悄然带着卫云兮离开。

出了慕容拔的寝宫，卫云兮才觉得心头的抑郁之气散了不少。

殷凌澜只是沉默地向前走去。

卫云兮紧追几步，看看四周无人才上前拉住他的长袖，“他，真的要死了吗？”

殷凌澜淡淡道：“他素有心疾，是当年逼宫谋反，被你父亲一箭射到心口留下的旧伤。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不过老天还是让他多活了十年。”

卫云兮心中不知是喜还是悲。她心心念念的仇人就要死了，而且竟然还是被自己的父皇射伤的。

“接下来怎么办？”卫云兮强自把脑海中的景象撇开，问道。

殷凌澜深吸一口气，看着坠入西山的太阳，冷冷道：“我答应过慕容修，让他荣登帝位。”

“那慕容修要付出的代价呢？”卫云兮紧紧地盯着他的眼。

殷凌澜看了她一眼，“你不必多问了。回去吧。京中情势将变，而我没事了。”他说罢，甩开她的手大步向前走去。

卫云兮怔怔地看着他冷然离去的身影，空荡荡的手心还带着他长袖的清香。昨日的相拥相依犹如梦一场，虽然知道不过是情势所逼，但是那一刻，心中越来越鲜明的念头明显而不容她逃避。

她不知道，他与慕容修达成了什么样的盟约，可是为何心中会有隐隐不安而惶惶的感觉。觉得事情已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

八月三十，慕容拔在南山行宫病重，病中传下诏书，册立慕容修为太子，摄政监国。

九月初一，慕容修准备摄政监国，周皇后突临朝堂，叱慕容修矫诏伪旨，群臣皆哗然。三千禁卫军同时团团包围住金銮殿，慕容修拍案而起，怒斥周皇后逼宫谋反。此时宫门四闭，杀气腾腾。与此同时，蜀地变乱，叛军三万精锐直奔京师而来，沿途郡县尽丧叛军之手。

九月初一，晴。

偌大的东宫前，一大群贵妇诰命跪在地上，哀哭一片。四周铁甲林立，禁军手中的寒剑皆已出鞘，明晃晃的，如秋水似的晃人眼目。

卫云兮轻轻挪动了麻木的脚踝，立刻引起四周侍卫的瞪视。她连忙低下头，不与他们对视。

身旁的周燕宜脸色煞白，秋日的天气还是有些炎热，脸上冒出了些微的汗珠。

卫云兮在心中叹了一口气，周皇后最终还是铁了心谋反了。昨日就下了旨意，令所有的朝臣贵妇诰命要来东宫为太子守丧。因要做足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所以所有的贵妇诰命都不会疑心其中有诈，等到了东宫，侍卫们忽然关闭宫门，拔出刀剑虎视眈眈，所有的人这才发现了不正常。

卫云兮想着，又悄悄换了一只脚靠着。

周燕宜紧张地捏着手中的帕子，看了一眼身旁的卫云兮，终是颤抖地问：“我们……会没事吗？”

卫云兮面色沉静如水，淡淡道：“王妃是周家人，应该没事的。”

周燕宜闻言，颤了半天道：“可是我现在是建王王妃。”

卫云兮看着她脸上的冷汗和热汗，抬头看着一队凶神恶煞的侍卫朝她们的方向走来，不由叹了一口气，“是福是祸，等等就知道了。”

“你们谁是建王王妃和侧妃卫云兮？！”侍卫高声喝道。

周燕宜浑身抖了一下，一旁的卫云兮已经慢慢站起身来。周燕宜努力想要站起来，但是奈何跪久了腿麻了挣扎不起来。卫云兮见她如此狼狈，不由扶了她一把。

周燕宜站起身来，目光复杂地看了她一眼，低声说：“谢谢。”

卫云兮看了她一眼，忽然，她对周燕宜的恨似乎也不是那么强烈了。原来她比自己更可怜。被周皇后用作棋子安插在慕容修身边，却又因为慕容修的不喜而一直不受宠。如今皇后叛乱，不管最后谁胜谁负，她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皇后娘娘要见你们！”侍卫见她们站起来，把她们一把推搡到了一边。

卫云兮看到他们手中的长剑，不由心头一凛，只能默默地跟着他们向中宫走去。而身后贵妇诰命们的哭声似乎更大了……

金銮殿前血流成河。

变乱刚起的时候，慕容修就带着十几名武将冲了出去。与此同时，在暗中保护的龙影司影卫们加入战团，杀开一条血路，护着慕容修冲出宫门。三千叛变的禁卫军追击而去，整个金銮殿的御阶上步步都是血迹，尸横遍野。

周皇后站在九级御阶之上，冷冷地看着远去的喊杀声，已不再美艳的眸中闪着熠熠的光。御阶之下，跪着抖索的文武百官，他们犹如被困在兽群中的羔羊，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

周皇后环视了一圈，最后把目光定在了还算是镇定的苏相国身上。她哈哈一笑，冷冷地走到他的跟前，“苏泉，你觉得你与本宫斗，还有半分胜算吗？”

苏相国抬眼看了一眼皇后周秀，终是慢慢道：“微臣以为皇后娘娘会选择一条更好的路，而不是现在这样逼宫谋反，罪无可恕的路。”

他和慕容修都算错了，算错了周皇后的疯狂。

周皇后闻言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冰冷嘲讽，“罪无可恕？苏泉，十年前，你和慕容拔做下的欺君叛乱的事，早就是罪无可恕了。才做了十年的荣华富贵梦，你们就真的以为从前的事情都没人可以记得吗？”周皇后恶狠狠地看着他，眼中迸发出强烈的厌恶，“这个江山怎么会是慕容拔这么卑鄙的小人可以坐的，这个

江山也不会是慕容修那个贱人生的儿子可以坐的。”她美眸如刀扫过底下一干瑟缩的朝臣，声音冰冷如地底钻出的女鬼，“既然我的云儿已经死了，这个江山就由我替我的云儿坐！”

话音刚落，底下的朝臣们一片哗然。

苏相国背后冷汗涔涔，不禁道：“皇后，你疯了！从古至今，哪有女子登帝位的？微臣还是劝您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啊！”

周皇后面上冷笑不改，“怎么？怕了？”她看着一干愤愤不甘的朝臣，笑得森冷，“你们别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了。十年前，慕容拔逼宫谋反，他不过是一介武夫又不是楚国皇室名门，你们都能捧他做皇帝。你们的良心早就没了，如今就别在本宫面前恶心了！”

朝臣们的脸上不由现出愧疚之色。

苏相国终于勃然色变，连忙站起身来一把握住周皇后的长袖，低声道：“皇后娘娘，借一步说话！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周皇后看着他脸上冷汗涔涔，一把甩开他，冷笑道：“苏相国还要说什么？我的云儿死的时候，你又在哪里？我的云儿尸骨未寒之时，你又打的是什么算盘？别当本宫是傻子！要不是看在这十几年的交情上，本宫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苏泉！”她看着一干惊惶不定的朝臣们，笑得癫狂，“慕容修逃不出京城的！本宫手中有五千禁军，明天本宫的五万兵马就能包围京城！而你们也别妄想出这个宫门！谁踏出这金銮殿，外面的刀斧可是不长眼的。好好想清楚，是要恭顺地跪在本宫脚下，还是要跟着慕容修坠入地狱！”她说完，转身长笑而去。

苏相国看着她的身影，不由颓然软在地上。

卫云兮与周燕宜被侍卫关在了中宫的一处狭小昏暗的密室中，再傻的人也知道皇后打算把她们两人作为筹码了。

周燕宜终于忍不住跪坐在地上哭泣，绝望而无助。

卫云兮默默地坐在地上。她倒是不担心自己，她担心的是建王府如今一定是重兵重重。而慕容修早起上早朝，如今还不知是生是死。

如果慕容修死了……她心中涌过自己也不说分明的思绪。她不爱慕容修，但是也不希望他就这么轻易地死在了周皇后手中。

“卫云兮，你难道不害怕？”周燕宜哭了一会儿，忍不住抬起头问道。

卫云兮长吁一口气，“害怕有用吗？不过是生或死两条路罢了。”

周燕宜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密室的光线很昏暗，只有一小扇窗户透出光线。那束光线打在卫云兮绝美的脸上，映出她萧索的神情。

“我不想死。”周燕宜抽抽噎噎地道。

“你不会死的。”卫云兮淡淡安慰，“也许死的是我，或是建王殿下。”

“我也不想让殿下死！”周燕宜眼中露出恐惧，“皇后为什么要造反？皇上已经下旨立他为太子了。再说太子已经死了！”

卫云兮看着她惊恐不解的神色，冷冷嗤笑，“王妃难道还不明白，有一种恨是不死不休吗？皇后娘娘是绝无可能和殿下议和的。”

“说得真好！”密室的门突然打开，周皇后出现在门口，她今日妆容格外妥帖，灰败的长发也抹上花膏，油光水鉴。头上沉重的凤冠金灿灿地压在发髻上，周皇后又恢复了几分往日的风采。

卫云兮心中冷笑，能让周皇后殊死一搏的，除了对慕容修的恨，恐怕更多的是她还放不下对权力的贪婪与迷恋。慕容云的死，不过是她野心的借口罢了。

她走进密室，盯紧了卫云兮，“本宫竟不知一介小小的建王侧妃看得比谁都明白。”

卫云兮神色未动，淡淡道：“皇后打算如何处置臣妾？”

周皇后看了一眼低声哭泣的周燕宜，冷笑道：“还能怎么处置？等慕容修死了，你们随他上路就罢了。”

“不！姑姑，我不想死。姑姑，姑姑，饶了燕宜吧！”周燕宜大惊失色，连忙扑到周皇后脚下，苦苦哀求。

周皇后眼中掠过厌恶，“你不想死的话，就从此跟慕容修一刀两断！”

“好！姑姑，我……我跟他一刀两断。”周燕宜眼见得还有一丝生机，连忙擦干眼泪。

卫云兮冷眼看着眼前这一切，眼底涌过深深的厌恶。

周皇后见她一声不响，得意地一笑，“若你肯跪在本宫面前求饶，说不定本宫可以给你一条活路。”

卫云兮忽地一笑，“臣妾虽不才，但是大是大非倒是懂的。如今慕容修是臣妾的夫君，夫君有难，做妻子的岂能就这样弃之不顾？皇后做得出来，臣妾却是做不出。”

最后一句踩到了周皇后的痛脚，她猛地变了脸色，上前一巴掌狠狠地甩上卫云兮的脸。这一巴掌十分重，扇得卫云兮不由跌在地上，口中血腥味蔓延，一缕血线顺着唇边蜿蜒而下。她捂着火辣辣的脸，冷笑看着周皇后，心中的恨意再也无法掩饰。

“不是吗？皇后你做得出这种事，难道还怕全天下的人说？”卫云兮眼中皆是嘲讽。

她儿时记忆虽然模糊，但记得当年的周秀还是周美人的时候，她的父皇待她还是十分好的。虽然不够宠爱，但是起码不曾亏待过她。而慕容拔虽是卑鄙小人，但是这十年来，周皇后之所以能权倾后宫，甚至把手伸到了朝堂，难道还不够说明慕容拔待她好吗？

“好一副尖牙利嘴。”周皇后笑得脸上狰狞，一把揪起卫云兮散乱的长发，“本宫不和你一般见识。等慕容修死了，本宫就让你第一个陪他下地狱！”她说着冷笑着转身走了。

周燕宜不敢待在这密室里，连忙追了出去。

密室的门又重重关上。卫云兮从地上爬起，靠在冰冷的墙上。脸上火辣辣地疼，但是她却笑了起来，一声一声，畅快无比……

刀光，剑影，在眼前纷飞缭乱。慕容修手中的长剑不知砍了多少阻在前面的禁军。怀中那道令符还熨帖着火热的胸膛，但是他心中却已冰凉到底。禁军中已有人反了！三万禁军，有一大半都随着周皇后谋反了！

这道禁军令符又有何用？！这道册封他为太子，摄政监国的圣旨又有何用？！

周皇后疯了，疯在了不顾一切！他千算万算，如何能算到疯子的疯狂举动？

他目中血红，手中的长剑已乱了章法。一路从金銮殿杀出重围，一直到了宣武门，满地尸体，血流成河。他身边跟随的武将已经越来越少，龙影司贴身的龙影一十三卫如今只剩下七卫，四周不断涌来的禁军却是如潮水一般，扑灭一浪还有一浪，简直无穷无尽。

慕容修心急如焚，宣武门就近在咫尺，可是看样子真的支撑不住了。铿的一声，身边不知从哪里偷袭来的一柄长枪刺来，慕容修浑身一晃，连退了好几步。

“建王殿下！”身旁的王将军怒吼一声，扑上前，一刀砍断那偷袭禁军手中

的长枪，手中长刀猛地掷去，深深没入了那偷袭之人的心口。那禁军士兵来不及发出任何声音就绝了气息。

“建王殿下，你怎么样？”王将军连忙回身扶住慕容修。

“没事！”慕容修咬牙摇头，摇晃着站起身来，四面跟随他的武将把他团团护住，缓慢而艰难地向宣武门退去。他吃力地拿起长剑，却发现自己的手在不由自主地颤抖。他举目四望，果然见拼死护着他的武将和龙影司最精锐的龙影十三卫已是纷纷力竭，要不是凭着一股求生的意志在支撑，早就惨死在叛军刀下。

难道今日就是他慕容修的毙命之日？！慕容修眼红似血，含着无尽的怒意看着头顶的苍穹。

“殿下，快走吧！”王将军扶着他，声音颤抖，“无论如何也要出宣武门，只要出了城门……就能……”他下半句陡然无声。

慕容修猛地回头，只见王将军睁着瞪圆的双目，胸前多出了一把刀。

“啊——”慕容修心中的血气被激起，怒吼一声，手中长剑似流星掠过，深深地刺入涌上来的叛军的胸口。

他犹如疯了一般，冲向敌阵。这不是沙场，却比沙场更凶险千万倍。孤军奋战，打一场绝无胜算的仗。偌大的宣武门就在眼前，高大巍峨，十几丈的城墙沉默地屹立在眼前，明明近在眼前却是无法再近一步。眼前的禁军一波波涌来，如暴风雨的浪潮，令所有人绝望无比。

正当所有人被围成一团，准备最后那一刻的到来时，忽然宣武门城墙上，有一道青影长啸一声，呼啸着落下。

“龙影司在此奉旨护驾太子殿下！皇上圣旨，叛乱者投降既往不咎，不遵旨者就地格杀，诛九族！”那青影手中拿着一道圣旨，大喝一声。

慕容修已涣散的神志被这一声呼喝一震，不由抬头看去。那执着明黄圣旨的，是殷凌澜身边的贴身护卫华泉！他急忙抬头看向城墙，果然看见一道浓灰重影清清冷冷地站在城墙上。他似在皱眉看着底下的乱局，不疾不缓地从怀中掏出一方洁白的帕子，捂住唇轻轻咳嗽起来。

殷凌澜来了！

地上被叛军重重包围的龙影七卫眼中猛地一亮，因力竭而涣散的斗志也在那一瞬间陡然被点亮。

殷凌澜站在高高的城墙上，淡淡道：“皇后叛乱，五万叛军如今已被阻在了

随州。明日叛军不可能入城。而你们若是不投降，剩下的一万忠于圣上的禁军就能把你等通通就地格杀。如今胜负虽未可知，但是本司保证，你们死得一定比援军到来得更快！”

他的声音清清冷冷，用内力运气而出，传入场中所有人的耳中，清晰得犹如他就在耳边说话。有的叛军已面露犹豫。

“不要听他胡说！”其中一位叛军头领大喝一声，“皇后娘娘早就安排妥当，明日五万人马就能进入京城，我等誓死效忠皇后娘娘！”

殷凌澜闻言看了一眼那出声之人，忽然轻轻一笑，“这位不就是禁军千夫长刘正吗？”他顿了顿，声音陡然转冷，“来人，带上来！”他话音刚落，身边的护卫立刻押上绑得严严实实的几位妇孺。

那刘正只看了一眼，顿时面如死灰，大叫一声，从马上滚下来目眦尽裂，指着殷凌澜怒吼一声，“殷凌澜，你敢动我妻儿一根汗毛，我要你偿命！”

殷凌澜拎起其中一人，俊魅如魔的面上笑得阴冷，“你方才不是说誓死效忠皇后娘娘吗？本司不过是在成全你罢了。”

他猛地伸手，把那捆绑得严严实实的妇人伸出城墙外。那妇人猛地凌空，不由尖叫起来。刘正大叫一声，声音已变形。

慕容修看着站在城墙上临风而立的殷凌澜，终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原本以为殷凌澜见势不好已经逃了，原来他是去做这种事了。挟持叛军的亲眷，果然是如殷凌澜这种人才能做得出的事。

“你若不降，本司就让你一家老小在阴曹地府相聚。”殷凌澜继续不冷不淡地说着，“要不要比一比看是你们杀了太子殿下快，还是本司下手更快一些？”

他话音刚落，身旁隐着的龙影司护卫已纷纷从地上拖起早就捆绑好的妇孺老幼。叛军们有的认出了自己的妻儿，纷纷高声大叫。龙影司护卫解开她们口中的束缚，任由她们拼命叫唤。再也没有亲人的哀号可以令人失去斗志的好办法了！

不过转眼，宣武门的情势立刻转变。有的叛军已忍不住扑向城门，想要上城墙解救自己的一家老小。有的已垂头丧气，丢下刀剑跪地不语。

殷凌澜冷冷地看着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叛军，目光沉沉如暗夜而出的魔魅，“本司数到三，若是再不降者，不但格杀勿论，本司还会立刻派人搜出你们的家人，凌迟处死！”

“一！”静得可以听见城墙上妇孺的哭号声。

“二！”有风吹过衣袖，他轻抚狐裘，清冷的侧面半隐在裘领中。

“三！”最后一声落下，他轻叹一声，淡淡道：“杀！”

城墙上，龙影司护卫顿时如离弦之箭，纷纷跃下，他们手套牛皮套子，握着绑在城墙上的绳索，飞快地蹿下来，向慕容修围困之地扑去。城墙之下，顿时绞起一股腥风血雨……

慕容修被围护在中间，抬头看去，殷凌澜沉默地站在城墙之上，两相对视中，他看见了殷凌澜眼中深深的倦意。他忽然迷惑，这样阴狠而充满心机的男人，在这一场权力角逐之中为何会倦？

密室很安静。卫云兮侧耳倾听着外面的声音，可是中宫离外宫那么远，什么都听不到。她的心一下一下跳动，充满了不安。

从慕容拔病重咯血开始，周皇后就布置下今天的一切了。慕容修看似有力的反击，如今不过是步步陷入泥沼。怎么办？她看了看密闭的四面墙壁，无力感涌上心头，如今她连怎么出去都是个问题。

正当她焦急的时候，身后的墙壁忽然传来一声低低的声音，“是卫施主吗？”

卫云兮被这突然的声音吓了一跳，不由站起身来连连后退几步。

那声音顿了顿，又问：“是卫施主吗？”

没错，这是隔壁传来的声音！卫云兮心中一跳，仔细地在墙壁上寻找，果然让她在身后的墙壁上找到一条细细的砖缝。

“你是谁？”她压低声音问道。

“小僧普陀多。”那边传来平和悦耳的声音。

卫云兮一怔，这才想起那日在茶楼旁开坛讲经的北汉高僧。没想到他还未离开南楚，竟也来了皇宫为慕容云做法事。

“闲话不多说了。卫施主是不是被皇后囚禁在此？”普陀多在墙壁那一头问道。

“是的，大师，你能救我出去吗？”卫云兮急忙问道。

“勉力一试吧。”普陀多在那边低声回答。

他说完，卫云兮只听墙壁那边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紧接着有砖土掉落的声音。卫云兮紧张地盯着那堵墙壁，难道普陀多想挖墙救她出去？

时间一刻一刻过去，终于，卫云兮看到一块砖石松动了下，紧接着，只听哗啦一声，砖石就被他抽了去，露出了一个小洞。

卫云兮连忙靠过去，果然看见普陀多的面容。两人一对视，皆是莫名其妙地一笑。

“小僧竟不知再见卫施主是这样的情形。”普陀多松了口气，边说边继续掰开砖石。

卫云兮也拔下头上的金簪，帮助他撬动砖石，一边吃力地撬砖一边情不自禁地一笑，“妾身也不知原来和尚也会钻洞挖墙。”

普陀多闻言想笑，却强自忍耐，低声道：“幸好皇后尊小僧是北汉贵客，所以礼遇有加，给了一间禅房歇息，不然的话，今日小僧也只得在灵堂上继续念经了。”

卫云兮这才了然，原来普陀多看到她和周燕宜被皇后的侍卫带走，心知不妙，于是跟了来，刚好寻到了这间毗邻的禅房，便向周皇后请示休憩。他机警，等周皇后走了这才出声询问。说话间，普陀多已把墙壁打通了大约两尺见方，刚好够卫云兮一人钻出。

“阿弥陀佛，小僧竟不知建王侧妃也会爬洞钻墙。”普陀多看着卫云兮钻了过来，忽然说了这么一句。

果然是不愿输人的和尚！卫云兮不由笑着无奈地瞪了他一眼。

普陀多微微一笑，不再多说，拉着卫云兮悄悄从自己的禅房中出去，绕着东宫匆匆逃去。

两人一路出了东宫，卫云兮低头装作女官，领着普陀多沿着东宫出去，一路向西边的玄真门而去，可是到了玄真门，只见宫门边铁甲林立，根本无法出去。

卫云兮拉着普陀多往后退去，到了一处僻静地，这才忧心忡忡地道：“怎么办？看样子皇后把宫门守住了，根本出不去。”

普陀多宣了一声佛号，叹了一口气，“皇后真的是妄造杀孽。”

卫云兮拣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下，秀眉紧锁，“怎么办？要不躲一躲？”

“只能如此了。不然周皇后找到了卫施主，恐怕会惹来灾祸。”普陀多点头道。

两人正寻思如何在皇宫中躲藏。忽然远远听到有喧哗声，有人押着一个妇人，那妇人被推搡着哭哭啼啼向这边走来。卫云兮心中一惊，连忙拉着普陀多躲

在树丛后面。

不一会儿，那行人从他们不远处经过，卫云兮透过树枝的缝隙，只觉得那妇人眼熟得很，待到看清楚，她不由大吃一惊，几乎要冲出去。

普陀多一把将她按住，等那行人过后，这才放开她，“卫施主认识刚才的人？”

卫云兮面上忧虑重重，点了点头，“是，那人是李侧妃！”她心中越发不安，看样子她猜得没错，周皇后一早就派重兵围了建王府，才能把李芊芊捉到宫中。

普陀多闻言皱紧了眉头，“这可棘手了。看样子皇后真的是谋反了。”即使如普陀多这样不问世事的高僧，也察觉到了宫中的异样。

“不行，我得去救她！李侧妃腹中还有建王殿下的骨肉。”卫云兮站起身来，眉间皆是忧虑。

“可是卫施主此去只是徒劳无功的犯险而已。”普陀多冷静地指出她的困境，“李侧妃身怀有孕，周皇后一定会严加看管。”

卫云兮顿时垂头丧气，“那怎么办？当初是我把她引荐入建王府的，如今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落入险境中吗？”

普陀多看了看天色，此时已是正午，秋日火辣辣地晒着，这一天是那么明媚，却是南楚十年来最动荡不安的一天。

“先跟过去看看，再伺机搭救吧。”普陀多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往回走。

卫云兮想想也只能如此，遂快步跟上。

楚，长褚元年注定是血腥的一年。太子慕容云在锦州城遇山贼变乱身死，慕容拔在临终之前册立二皇子建王慕容修为太子，皇后周氏不服，逼宫谋反。禁军中分裂成两派，一派保皇，一派忠于皇后周氏。金銮殿上，皇后周氏突然发难，三千叛军重围金銮殿，逼百官就范。太子慕容修突破重围，至宣武门，血战三千禁军叛军，不敌。在最后关头，龙影司殷凌澜突至，偕五百龙影司护卫奉旨护驾，保护太子慕容修突出重围，向京城之外逃去。

十年后，南楚京城重新陷入了纷乱之中，京城百姓躲在家中，听着街上呼啸而过的铁蹄，瑟缩如蝼蚁。谁也不知，在这一局权力逐鹿之中，到底谁才是最后的赢家，谁才是最后的输家。

风呼呼地刮过脸颊，慕容修咬牙贴着马儿向城东疾驰，那边是建王府，有他此时此刻唯一牵挂的人。

“报——”行至半路，前面飞奔而来一骑锦衣龙影卫，他大声道，“前面禁军已攻入建王府！”

只一声，慕容修心口的热气仿佛彻底消散。他狠狠一勒缰绳，怒问：“当真？！”

“当真！”龙影卫疾驰前来，声音沉凝，“太子殿下，前面不可再去，再去就落入皇后的叛军手中。”

慕容修看着远远露出的府邸檐角，深眸中掠过强烈的不甘与愤怒。周皇后突然发难，他根本无法及时应对。一个名字如岩浆在心口中翻涌，烫得他几乎要怒吼出声才能宣泄心中的愤怒。

身下的马儿，被他手中的缰绳勒得不住在原地打转，可是偏偏无法再向前疾驰一步。不用想也知道，周皇后早就在建王府埋伏了大批刀斧手，只等着他自投罗网。

若是里面没有她就好了，他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逃出京城，与城西外的五万兵马会合杀个回马枪！

若是自己心中没有她便好了。他慕容修百战沙场，无所顾忌，何惧皇后周氏这一介深宫老妖妇？！

“到底怎么回事？！”

身后传来殷凌澜清冷的声音，他骑着一匹雪白的马，飞驰而来。身后龙影卫们个个身上血迹斑斑，眼中杀气未褪，方才是他断后，竟以几百龙影卫阻了数以千计的叛军。

慕容修回头，眼中赤红，一字一顿，“云兮……被皇后捉住了！”

殷凌澜猛地勒住身下的马，白马疾驰中被勒得痛嘶一声，前蹄扬起。悲嘶的马鸣，在晴朗的天际中，传得很远很远。

马蹄落下，他神色已恢复寻常，拨转马头，对慕容修淡淡道：“太子殿下先出城，本司前去皇宫看看。”

“不可！”慕容修追上前去，拦住他的去路，“皇宫中如今皆是皇后的人马，殷统领如何进去？”

殷凌澜看了他一眼，眼底暗涌渐渐平息，“也好，如今就算卫小姐在皇后

手中，皇后不到最后关头也不会轻易动她。不过是作为最后的筹码罢了。”他说罢，抿紧薄唇，冷冷道：“撤出京城！”

慕容修见他下了决心，不由回头看向那建王府的方向，终是心中一横，怒道：“撤！”

几百骑龙影卫护着慕容修，朝城西滚滚而去。而遥遥的皇宫在烈日炎炎下，闪烁着刺眼的光芒，那扬起的尘土终是遮蔽了天上刺目的天日。

卫云兮与普陀多悄悄尾随着押着李芊芊的侍卫们一路又回到了中宫，卫云兮眼睁睁地看着李芊芊被推搡着进了中宫的殿门，不由颓丧地伏在了宫道一旁的花丛中。

普陀多寻了个隐蔽的地方，盘膝坐在她身边，面上沉静依然，“如今出不能出，进又不能进。只能寻一处安全的所在，等待建王殿下攻进来。”

卫云兮看着普陀多，第一次觉得他不简单。机智果断又沉静从容，言语的幽默风趣令人觉得亲和。这样的僧人，果然够资格被北汉人称为圣僧。

“大师也觉得我们无法救出李侧妃了？”她不由问道。

普陀多低声宣了一声佛号，“生死有命，强求就是痴了。卫施主难道还看不透吗？”

卫云兮轻叹一声，美眸中神情复杂，只能默默地坐在一旁休息。

“大师觉得皇后逼宫谋反有几分胜算？”卫云兮忽然问道。

普陀多微微一笑，树荫底下光影斑驳映在了他出尘的面容上，慢慢摇头，“没有半分胜算。”

听到这个答案，卫云兮倒是一怔，她还以为他会说三四分，却没想到普陀多料到皇后周氏竟是半分也无。

“但凡逼宫谋反，一定要天时地利人和。如今天下百姓人人思定，自然不喜再乱。天时已失。皇后占了皇宫，皇宫中四面宫门紧闭，前不可攻，退又无可守，此乃自断后路，地利又失。至于人和，皇帝已下了诏书，皇后不服，妻叛夫，这是违了人道。自然是必败无疑。”普陀多不紧不慢地说道。

卫云兮不由一笑，“我竟不知道，原来和尚也懂得朝局政事。”

普陀多抬头悠悠地望向远方，“从前小僧并不懂这些，是北汉一位高人教了小僧这些东西。”

“是谁？”卫云兮忽然起了兴趣，问道。

“北汉的萧王殿下。”普陀多含笑回头，看着卫云兮，“说起来，萧王殿下和卫施主还是有缘人。据小僧所知，似萧王殿下曾经见过卫施主。”

萧世行？！卫云兮脑海中忽然掠过他那含笑的俊朗面容，耳边一红，不自然地转过头，“原来是他啊。”

普陀多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眼，微微一笑，遂不再说话。

卫云兮和普陀多躲在假山后面，时间一刻刻过去，但是心中的焦躁却是渐渐升起。在这渺茫不知前路的境地中，等待着一个无法预料的结局，而自己却又无法做些什么。这样的确令人想要疯掉。

卫云兮擦了头上的热汗，嗓子已干得要冒烟，抬头看了一眼对面安坐的普陀多。他倒好，面色沉静，闭着眼打坐入定，就像是睡着了一般。

她烦躁地踢了踢脚下的石子。普陀多听到声响缓缓睁开眼，看着面前的卫云兮，微微一笑，“心静自然身静。小僧初次见卫施主，还以为卫施主是一十分懂得忍耐的人。”

卫云兮一怔，是的，她也曾以为自己是十分懂得忍耐的人。在卫府隐姓埋名十年，和在建王府中受的那些苦都不曾让她有半分的焦虑，而现在竟如此不安和焦躁？

她长吁一口气，“也许是因为皇后的逼宫吧。”眼见得自己心心念念的恨之入骨的两个仇人就要有了结局，她再懂得忍耐也忍不住了。

普陀多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微微摇头，“难道你不是因为建王殿下就要登上皇位的缘故吗？”

慕容修？卫云兮一怔，是的，她怎么没想到慕容修呢？

她眼底涌过自己也说不清的思绪，忽然抬头看着普陀多，慢慢问道：“大师擅长解签问卜，现在无事，可否为我解上一支签？”

“卫施主要求什么？”普陀多问道。

卫云兮想了很久，这才低声说：“我想求问，我到底情归何处。”

普陀多闻言惊讶地看着她，而后莞尔失笑，摇头，“这情之一字，连菩萨都管不了。卫施主何必求问呢？答案就在你的心中。”

卫云兮心中涌过烦乱，长叹一声，“我自己也不知道。”

“难道卫施主不喜欢建王慕容修？”普陀多问道。